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六下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夔册道。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尙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宮。四時祭高祖。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繫紆注海內。緣

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鷁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鱗鱗艚艫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饗。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斃。旣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斃毛投於地。時人或稱

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巨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濃，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九月乙丑，立秦孝三子浩爲秦王。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鼉鼉龜鼈，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帝過鴈門，自榆林出塞。甲午，五
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朝隋。西域

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巨。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摠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戊子。上自東都西還。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

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疊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巨。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六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昭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繡。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里。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寶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溼。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

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慚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疑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暉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暉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卽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暉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日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誦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

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瘦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糶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甌。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官。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齊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事見唐平河朔。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

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種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在所。磔尸東都市。癸卯。吳郡朱爰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爰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常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十屯楊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顓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

萬。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徒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尙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劉元進攻丹楊。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

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威與臨濟輔公祐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

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濃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初。高祖夢洪水沒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爲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郿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而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

之。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母端兒破之。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曷日平楊玄感殺人尙少故也。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城父朱粲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燹類無遺。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尙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藏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三月上巳，日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己丑，張金稱

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尙書。或譖之曰。尙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郁、檢校民部尙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

楚等摠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爲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八日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卽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旣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尙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章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

擊大破之。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旣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瀆。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

稱摠管以輔公祐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丙辰竇建德自稱長樂王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皇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卽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卽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尙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戲歎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嚮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

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濶多峻文深誣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周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爲太子。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卽以配之。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十一月淵迎代王卽位遙尊煬帝爲太上皇進封淵爲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面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

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劫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倏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尙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

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濃，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官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勗、梁公蕭銍等及其子鉅、琮。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仍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

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闡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旣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瑛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瑛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揔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揔百揆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伏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沉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唐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宇文化及擁衆

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尙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尙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蕭銑卽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煬帝凶問至長安。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卽皇帝位。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乙酉。唐奉隋帝爲鄴國公。字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尙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勳。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勳。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勳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持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

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勳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勳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秋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九月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爲煬帝。字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煬殺秦王浩。卽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

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恽、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乙巳，王世充卽皇帝位。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

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視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

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桀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旣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護。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尙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憤。恚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

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它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驥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驥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驥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

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原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謨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

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遣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費之。不足爲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郝士陵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沉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

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而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

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壘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椽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

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邵陽輕騎度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璠。元璠。譯之子也。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

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漢曹武功。斬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於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籍。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埽前尙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藥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盤屋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

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卽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盤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甲辰。李淵命

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呵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灑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壬戌。李淵備灑駕迎代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爲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十二月癸未。追諡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事見唐平隴右。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

西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爲工部尙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尙書宋國公。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卅餘州。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遣竇珍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尙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戲歎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旣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帥。氏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二

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璫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乙卯。徙秦公世民爲趙公。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名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卽皇帝位于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推五運爲土德。色尙黃。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尙書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尙書右丞。以隋民部尙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尙書竇璡爲戶部尙書。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尙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尙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尙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

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義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又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乙酉。奉隋帝爲鄴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丁酉。萬年縣瀆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曠日有獻鷓鴣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灑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

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趙慈景尙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鄴公薨。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卷第二十七上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

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

意填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旣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出。

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官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爲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宦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粵。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彌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粵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淆澗。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

感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淺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灑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犇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灑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太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

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蹙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繫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

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爲東都濃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濃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雖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

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三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日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爲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

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陔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陔引兵擊讓。讓彊數爲須陔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陔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陔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陔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陔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陔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陔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爲須陔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犇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麾下士卒多爲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煬帝命留守東都。留諸守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閻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彊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

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繼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瑊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膽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卽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恆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三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犇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卽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勳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郟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

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頤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頤爲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用爲驍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尙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

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纈。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旣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頤爲左司馬。榮陽鄭乾象爲右司馬。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斗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

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卽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勳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勳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

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帥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閭。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統衆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者。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鄆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

其貨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顥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顥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彥藻。鄭顥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爲傅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

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卽陵城。總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旣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城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尙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東都乏食。大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頤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鈎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

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何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尙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旣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卽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齋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尙書左丞。册拜密太尉。尙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乃下詔稱密忠款。且曰。

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由是有隙。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犇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都。隨衆降。密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攢。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

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犇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爲。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爲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尙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爲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太半雜以錫鑊。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旣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

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褊隘。旣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初李密旣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轆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卽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旣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旣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承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絳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

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犇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頤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息。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頤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遺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墮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槩洞過。知節迴身。揆析其槩。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免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世充夜圍

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郟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郟元真爲縣吏。坐贓亡命。從霍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爲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犇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霍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旣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

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冬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北，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爲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爲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爲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大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武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郡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曰：

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佗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彘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入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意。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彊者爲雄。明公轟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

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執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閆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刀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閆甫犇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尙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旣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太尉府官屬，杜淹、戴嵩皆預焉。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閔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

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厮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爲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爲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爲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旣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沉米船百五十艘。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

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驍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犇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國家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爲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

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恹、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爲王，奉皇泰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段達爲司徒，雲定與爲太尉，張僅爲司空，楊續爲納言，韋節爲內史，王隆爲左僕射，韋霽爲右僕射，齊王世渾爲尚書令，楊汪爲吏部尚書，杜淹爲少吏部，鄭頌爲御史大夫，世恹、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尙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旣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王

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爲麾下所殺。擣其首。犇王世充。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爲太保。齊王世暉爲太傅。領尚書令。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旣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爲陝州道行軍總管。

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矣。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僊。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辛酉。世充陷鄧州。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

爲顯州總管。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民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

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遏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竝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旣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卽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

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徽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雉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雉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竊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郡國公。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

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躡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頤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心志。頤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頤於市。頤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襲等以城來降。別將軍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

廓追敗之。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帥，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四直鹽一斤，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尙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平。事見唐平河朔。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

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爲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旣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旣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寶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尙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蓐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寶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衆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

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爲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秋七月。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剪。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難泊。爲盜。容可安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

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婿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鬪。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經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內史令。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總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卽

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尙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初，字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爲弑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犇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郟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字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爲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

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卽降。大王之意以爲如何。建德乃悟，卽命釋之。冬十月己亥，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建德以李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爲質。以魏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卽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旣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衆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渾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

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洺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夏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冬十月。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奪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彊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

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寶建德於籠火城，破之。張道源從寶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爲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洛州。寶建德行臺尙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四年春二月，寶建德克周橋虜虜孟海公。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讓攻寶建德黃州，拔之。洛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寶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寶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

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騰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中軍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違命恐雖悔難追寶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

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迴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

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槩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槩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壬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卽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

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十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丙寅。斬建德于市。

唐平隴右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喉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爲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喉爲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

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瑄。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犇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爲謀主。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墪。游兵至于函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墪西南。特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墪。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墪城。諡舉曰武帝。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果。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

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塢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忤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薛仁果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城。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

奮擊呼聲動地。羅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塹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威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忤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爲前鑑也。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頌、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

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秋七月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桀。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旣逼以爲士。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統師爲太僕卿。贊政爲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選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贊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贊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册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冬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卽皇帝位。改元安樂。李軌吏部尙書梁頌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頌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尙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頌。頌不爲禮。乃與脩仁共譖頌於軌。誣以謀反。軌酖頌。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

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管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尙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弈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於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爲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卷第二十七下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犇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卽皇帝位立妻沮氏爲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尙書左僕射妹塔同縣苑君璋爲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

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犇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繩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旣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上以劉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泱旬而退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犇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寶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

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欲諫，王不悛，尋皆開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澧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賂驛趣虞秦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恆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敏

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旣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滄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宋金剛圍絳州。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人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

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勤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犇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諭繪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趣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唐平江陵 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卽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諡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旣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寧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

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寧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旣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尙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尙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蕭銑遣

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爲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爲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尙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會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夏六月，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秋七月辛巳，夔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灋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尙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冬十一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擊將恭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自南岸緩之。」

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纓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跣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滂興 輔公祏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卽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顯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齋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爲之寇。旣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

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灑興。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灑興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得精卒七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灑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灑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擣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卽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灑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灑興。及伏威。灑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卽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楊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爲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爲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爲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祐爲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李子通度江攻沈灑興。取京口。灑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灑興棄毗陵。犇吳郡。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灑興府掾李伯藥爲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

祐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祐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祐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及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卽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陳而前。公祐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祐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祐逐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祐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澧興於吳郡。大破之。澧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澧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澧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澧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

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爲左領軍將軍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太保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漫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爲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爲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是歲三月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

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九月戊子。輔公柝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灑明將兵擊輔公柝。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柝明屯荊口鎮。壬午。灑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鱗而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灑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柝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旣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柝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柝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柝別將於攢楊。破之。二月辛丑。輔公柝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柝。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柝鵠頭鎮。拔之。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柝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柝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衆。及公柝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卽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柝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環拔楊子城。廣陵。

城主龍龜降。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今博望諸柵尙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闕稜免胄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衆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楊，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楊。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闕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孝

恭怒以謀反誅之。

唐平山東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卽殺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尙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鄒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

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蓋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於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恆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旣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犇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葉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庚寅。劉黑闥陷瀛州。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冬十一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舞劍。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旣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

築壇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寶。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徵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洺水人李去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鄒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

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敢。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爲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

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尙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鄆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鬪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盧江王援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

州刺史程大買爲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留田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十二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花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卽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進，闥黑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

爲官軍所迫，犇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